

## 遇见自己

有人说,所有的故事都源于遇见。“我觉得你亮得耀眼,使我目光无法停留”,这是顾城与谢烨的初遇。我们醉心于太多美好的两人相遇故事,却对遇见自己似乎不太关心。在红了樱桃、绿了芭蕉的时光中,与一些人、一些事和一些岁月告别,但同时,也常常会与曾经的自己愈行愈远,甚至渐渐丢掉了自己的纯真和初心,蜕变为完全陌生的自己。如果我们不愿在成长中迷失自我,就应该花时间去寻找自己,遇见自己。

对于每个人而言,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:找到自我,然后在心中坚守一生,全心全意,永不停息。我喜欢选择在书籍和旅行中遇见自己,它们是繁重学业压力下助我保持初心的挚友。梁文道倡议:“读一些无用的书,做一些无用的事,花一些无用的时间,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,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。”看似无用,实则大用,向心而行,遇见自己。

那些自己喜欢而不是被规定任务的书籍,是引导我感受岁月、审视自我的指路青灯。我在与作者、人物以及时代的对话中,动荡不安的心灵会慢慢得到安抚。而旅行之于我,则是另一架遇见自我的桥梁。“一个人只有在旅行时,才听得到自己的声音,它会告诉你,这世界比想象中的宽阔”。途中的风景是大自然的馈赠,对山川的敬畏伴随惊叹而日增,也会更觉自身之渺小。那些与他人的相遇,也都会被浸润成遇见自己的美好契机。比起所谓明星的鸡毛蒜皮,我更关心普通人内心的波涛起伏,总是更能感知到曾经和将来的自己。

读书和旅行无优劣之分,但有先后之序。读万卷书,方始行万里路。胸中脱去尘浊,才能在行动中完成丘壑内营。没有青灯指引的遇见,怕会是相见不相识。但愿在每个孤独迷茫的时刻,始终有盏笃定澄明的青灯为我而亮,让我能保持最自然本性的情感,遇见最纯真的自我,坚守内心。

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,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,但我始终相信,走过平湖烟雨,岁月山河,那些历尽劫数、尝遍百味的人,会更加生动而干净。斯言极是。是要多花时间,去看看曾经的自己,遇见时轻轻道一句,原来你也在这里。牵起手来,才能并肩前行。这里没有背叛,只有安慰、承诺,一同走向生动而干净的未来的自己。

有人说,所有的相遇都是重逢。不要让自己离开太久、太远,美丽的遇见应该容纳遇见自己。

(马英豪 郑州市农业南路)

## 老家

祖母去世前三年,老家养了一条挺漂亮的公狗,黑首,白颌,身上白底衬着几处黑毛。幼时被截去了尾巴,见了人只有一个尾巴根来回地晃。两眼上方各有不足硬币大的一点圆圆的棕色的眉,把狗眼衬得很有神采。这条狗,让四辈人起了三个名字,祖父母叫它“狗子”,堂姐呼它为“黑豆”,两个小侄则叫它“皮皮”。真叫时,它只认一个“狗”字。那个时代的老人哪里有什么宠物的概念,你替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,我保你有一口饭吃,与门杠、铁门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吃要吃喝,能叫会跑。在祖母去世六年后,狗子死了,是因为误食了老鼠药。祖父念它的好处,没舍得吃它,四十块钱把尸首卖了。

祖父母是从苦难中走出来的,诞下五男二女,只养活了五个儿,还要照拂四五位长辈。而今,祖父已是同辈中唯一健在的了。祖母下葬时,尚有一位老妇哭她作“闺女”。而今大年初一时,祖父却成了大门也不必出,只需守在堂屋里等着全村晚辈拜年的角色。当然,压岁钱的份数是越发多了。祖父是老党员、老干部,五个儿子也都有工作,离挨饿受冻的日子已经很遥远了。而在当年,凭一份看似令人羡慕的工资养活老小十几口人,那种艰辛却也是可以想见的。后来有老人相继去世,孩子们自己闯天下去了,曾祖父因认为与儿媳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是有“嫌疑”的,竟在田里搭了个棚子,避出家去了。没有车没有柏油路的日子,曾祖父在田里,祖父在乡里,祖母在家里,父亲和伯父们散在四方。大概正是从那时候开始,家变成了老家。老家是一棵树,地里埋着根,四方散着叶,它却孤零零地立在天地之间。然而没了它,枝叶无所依存,根系只有烂在土里。当你回到这个地方,不管是为了规矩,为了礼节,还是真心想念,总有一群人叫着你的小名一路上迎送着你,你则叫不出他们的名字,甚至也不好随口叫伯叫婶,因为也

许那满头白发的大娘其实是你族中的嫂子,年轻媳妇怀里抱着的婴儿说不定是你最新的叔叔。黑夜里走过磷火闪动的坟岗时丝毫不必担心,地下和地上的人血脉连在一起。

十多年后,祖母也住进了黄土。曾祖父兴许还得避一避,不会在彼岸花丛里搭起了棚子呢?我想,那里是不会寂寞的,多少他熟识的人早在那里了,后来又有许多熟识的人跟去,包括那些叫得出我小名的人。那么,终有一天,叫得出我小名的人都去那里等我了,于我而言,老家恐怕也就失去了意义。但也许,老家终究是要失去的,正如拥有是失去的前提,一如生是死的前提。也是毫无预兆的,我们失去了狗子,一只很漂亮的公狗,也是好勇斗狠的家伙,多少次让别家的狗咬得一瘸一拐,甚至失去了一只狗蛋子。被它咬伤的狗更多,否则它不会养好了伤就出去撕咬。家里人说它能一个咬四个不落下风,应该是可信的。谁知道呢,它竟栽在了老鼠药上。祖父是真的念狗子的好呢,跟我们讲它是怎样在家里没人时,卧守在门边,故意地拦住一切生人,又怎样一见了家里人就高兴地上去扑闹。母亲也回忆说,这条害怕鞭炮声的猛犬,在过年的每个晚上,在第一声鞭炮响起时,一溜烟儿钻进她和父亲屋里,而后随着夜深,和父亲在床上床下呼应着打鼾。我想到的,则是每当我们出门,它一定随行,先大步跑在前头,跑到岔路就回过身来等着,嫌我们走得慢了,还要跑回来催促,快回到家时,则小跑进去。路上它总还闲不住,要挑衅所有遇上的狗。那些狗好像都怕它,很少有敢接战的。然而对家里人它却是十分恭顺且甜腻的,你与它戏耍,它就躺下去翻过肚来冲你打哈哈。我们怪祖父为何不把狗子的尸首埋了,他只是憨笑着不予应答。再回老家,狗子不会再远远地摇头摆尾地迎接我了……

(胥纯方 扶沟县高级中学)

## 又是一年金秋

或许是因为到了知天命的年龄,儿时的记忆越发丰满,往事历历,浸染在每次回眸中。

那时的农村是贫瘠的,记忆是灰色的,坑洼不平的土路上偶尔过辆汽车,小伙伴们欢呼雀跃地跟着奔跑,尘土飞扬中,汽油味是那么好闻。平时见不到肉星儿,零食更是缺失,偶尔爆一次玉米花,就是最好的零食。秋收的时候去田里烧烤,毛豆、红薯、玉米棒子,随着烟火冒出香味,偶尔捉到几只蟋蟀,穿在一起烤出肉香,灰土掩盖的小脸上满带幸福。小伙伴们会用空的瓶子偷偷装点白糖,去酿醋的人家里灌上一分钱的米醋,这就是小时候最可口的饮料。有次上学路过“村中首富”家门口,看老奶奶吃白生生的豆腐,好生羡慕。童年,带有最自然的快乐,但回忆起来,却又有点心酸……

母亲是位典型的农村妇女,她勤劳、隐忍、节俭的品质,对我影响很大。母亲有经济头脑,记得我六七岁时,母亲就利用自家的责任田种植棉花,在家里养猪、喂鸡鸭,供我们兄妹几个读书。养了一两年的猪,自家人是舍不得杀掉吃肉的,会卖到食品站屠宰,每次猪被捉走时的哀嚎声,都会撞击我幼小的心灵。鸡蛋一般也是吃不到的,母亲总会囤起来,用于亲戚邻里之间走访。只有我们过生日的时候,母亲会煮几个,先在我们头上滚一滚,寓意驱邪去病。

记忆最深的,是母亲种棉花的事。夏天,母亲早出晚归去喷农药,打花杈子,秋天到了,我们兄妹几个就得去地里拾棉花。有一年中秋,在田里望着天上又大又圆的月亮,因为没拾完棉花,还不能回去,只能望月思饼。钻在一望无际的棉花地里,拾不完的棉花,有时赶下雨天来不及,就连棉花壳一起拽回家,晚上在煤油灯下继续剥。天气好时,要晒棉花,棉花就在我们手里,反反复复掏出、晾晒、装袋。那时对于棉花,真是又爱又恨,说不出来的情愫。劳动产生果实,到了深秋,我就和父母拉着架子车去卖棉花,每次卖了棉花,母亲总会拿出一元钱来,买点花生犒劳我们兄妹几个,那花生格外香,直到现在,依旧回味无穷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、经济的增长,如今的生活和过去有着天壤之别,一如丰收的金秋。

看每年的花开花落,树叶青了又黄,黄了又青,日历翻飞,时光荏苒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。看那果实挂满枝头,看那片黄澄澄的玉米,好一个硕果累累的金秋。

(师国民 郸城县公安局丁村派出所)

